

莊子音義研究

黃華珍撰



莊子音義研究

黃華珍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莊子音義研究/黃華珍撰. - 北京:中華書局,1999
ISBN 7-101-01670-7

I. 莊… II. 黃… III. 莊子音義-研究 IV. B22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04809 號

責任編輯: 盧仁龍

莊子音義研究

黃華珍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3/4 印張·2 插頁·222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定價:16.00 元

ISBN 7-101-01670-7/B·290

序

一九八九年秋冬，我應邀訪問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在講《尚書》時，有幾位來自大陸和臺灣的中國留學生，和日本博士生一道，都很用心傾聽，悉心提問。經過一段時期相處，發覺這些青年都是向學情殷，且於其專業都各有所長，各有所得，的確為“後生可畏”的一個英才群體。其中有一位出生于印尼、後歸國服務于大陸對外文化交流部門有年的黃華珍君，每次提問，我發覺他都不是膚泛地提，而是對問題有所辨析後提問其關鍵之點，或歷來聚訟之點，我就覺得此君好學深思，已具有功底，非尋常者可比。時東京大學主持接待我的，正是他的導師，掌管中國哲學室的中國哲學專家，曾以其幾部著作相贈的池田知久教授，為我稱道諸博士生時，於黃君多所嘉許。而且當我學術訪問約四個月時間裏，承他指定黃君多所照顧、協助，過往就較多。其時我又應邀兩次至二松學舍大學講學，承校長伊藤漱平教授熱情接待，投分頗深。別後還承以其所為清新俊逸的漢詩寄示，益見其對中國文學的深入。後來始知黃君轉入二松繼續攻讀學位，又獲得這位深于中國學術的伊藤教授為其導師。而池田知久教授亦至二松兼課。在這兩位名師指導之下，黃君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日益精進。一別五、六年，於去秋獲悉黃君論文經過長期研析之後已經完成，榮獲日本很難獲得的博士學位。然後黃君又以數月之力將原用日文寫的論文改用中文加以刪補寫成本書，就更見充實精確，成為《莊子》研究中別開生面的一部佳作。

首先是治學方法上的謹嚴縝密，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樸學精神，特別是清代樸學的實事求是的學風，又吸收了日本學者最擅长的善于廣泛全面鉅細不遺地搜集各種資料加以系統化研析的細緻功夫。當然也有客觀條件，日本藏書豐富，可以就各個問題獲得應有盡有的資料，所以纔成此從版本下手善于運用比勘、校訂、類推、綜覈等研治方法寫成的佳作。通過對《莊子音義》的研究，終於獲得對《莊子》原書的歷史的和邏輯的實質性認識，是本書最大的成就。

全書內容方面，據我初步的瞭解，最可稱道的有下列諸項。

對《莊子音義》的母體《經典釋文》及其作者陸德明作了扼要的考論。指出《釋文》創始于南朝陳時，並引一些學者意見以為可能成于隋時。但又以為“該書始撰于陳時是無可懷疑的，不過關於成書的時間，至今我們並沒有掌握可靠的資料，因此也就很難下結論。以《經典釋文》的規模、內容以及當時的著書條件推測，該書恐怕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這是很切實際的審慎的意見。因而又引嚴靈鋒“可能成于李唐之前或入唐後加以修訂”之說，認為“有一定的合理性”。這一看法也是穩妥的。但未引《崇文總目》有“德明為唐國子博士時增損成書”之說，其實足為此說印證。而後論定“陸氏所撰《經典釋文》具有鮮明的南學特徵”。並引了一些學者的不同看法，以為“很難證明陸氏入隋以後就不可能按其原來的南學風格繼續完成該書的編寫工作”。亦是確論。其實陸氏的南學特徵，亦為隋代統一經學以南學為主的結果。這亦足證明其書必成于隋後。而更主要的表現在《經典釋文》的總的學術方面的南學精神，即列入《老子》、《莊子》而不列入《孟子》，這是南朝盛倡玄學，《老》、《莊》成了重要經典，與北方“絕不言玄”的學術迥然異趣，纔致如此。作者指出這“是六朝隋唐時代學術思潮的反映”。這又是確論，所以和《老子》書一樣，《莊子音義》成了《釋文》中重要的一部。

對《莊子》本書的考論尤多勝義。作者通過對《莊子音義》的南

宋三個刊本（北圖、天理二南宋本及《續古逸叢書》所據南宋與北宋的合併本）的比勘研究，以及另一徐邈《音義》的敦煌寫本，運用樸實無華的細針密縷的而又最現代化處理資料信息的研究手段，得出許多有關《莊子》本書的精到認識。舉其要者：

作者認為《莊子音義》可能是解決《莊子》原書的鑰匙。從而論定《莊子》不是由一人一時寫成的，當成于戰國末期至漢初。有人認為《莊子》代表奴隸主階級意識，又有人以為書中若干篇是偽作，他都認為不能苟同。《莊子》書作者非常接近平民百姓，對下層人民生活比較瞭解。其書是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之一，充滿了中國哲人的思想光輝及生活智慧。其中許多積極的東西至今仍有指導意義。而通常認為書中“內篇”是莊子自著，“外篇”、“雜篇”是莊周門人或其後人所作。作者認為此說並沒有可靠的證據。相反，內篇有可能混進了新的東西，外雜篇也可能雜有較古老的內容。總之，《莊子》是由複數作者分別寫成，後來才被整理匯集成書的。

至于內、外、雜篇的區分與被整理匯集成書，作者認為因于漢代存在着將典籍匯編而又分為內外篇的風氣，如《晏子春秋》分內篇、外篇，《淮南子》亦分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則《莊子》分內、外、雜篇，當是此風氣下劉向整理匯集《莊子》時所分。因《史記》但云莊周“著書十餘萬言”，當是些具有很多差異和重複並且雜亂的文字，劉向刪其重複，用把相同或類似的文章集中一篇篇名之下的方法整理成書，並區分為內、外、雜篇，而後《莊子》獲以傳世。

《莊子》的篇數，《漢書·藝文志》載明“《莊子》五十二篇”，當即劉向所編定之數。然今所見通行本為三十三篇。作者對此作了考訂。先引《釋文·序錄》載司馬彪注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已篇》亦言五十二篇，皆與《漢志》合。知劉向所分篇數保存在司馬彪本中。《序錄》又載崔譔注二

十七篇(內七、外二十),向秀注二十六或二十七篇(亦無雜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內七、外十五、雜十一),還及其他注者共九家。然後知今本之為三十三篇及內七、外十五、雜十一皆由郭象本來,其關鍵就在陸氏《莊子音義》承用郭象本,後世遂通行陸氏所用郭象本之數。作者因而就時代流向標出了《莊子》篇數的變化過程:十餘萬言(戰國至西漢)→五十二篇本(西漢後期至西晉通行本,司馬彪加注傳至唐初,後佚)→二十七篇本(西晉崔譔、向秀刪注,似傳至唐初,後佚)→三十三篇本(西晉郭象編定,傳至今)。這就對《莊子》一書的流傳過程一目瞭然了。作者又指出,五十二篇與三十三篇本在範圍方面無大懸殊,不過郭象在編輯整理過程中,三十三篇本打破五十二篇本原有的構造,部分篇章或被刪除而其內容往往被保留合併到三十三篇中了。這就是現存三十三篇本的來源脈絡。

作者通過《莊子音義》所引各家注的研究,對諸本內、外、雜篇的承傳關係獲得瞭解。二十七篇本、三十三篇本的內篇,保持了五十二篇本內篇的原貌。但外、雜篇情況較複雜,至今還不太明瞭外、雜篇的區分標準。二十七篇本祇有外篇二十篇而無雜篇,但它取自五十二篇本的外篇和雜篇,後又分散入三十三篇本的外篇和雜篇,而與五十二篇本的外、雜篇有相當大的不同。以上內篇和外、雜篇情況的顯異,作者認為是這次考察和分析得出的重要結論。

由於外、雜篇所見有兩種情況,即《莊子音義》各篇所引各家注,凡崔、向注與司馬注齊備者,《莊子》該篇文章結構也比較井然。而二者不齊備時,文章結構也雜然。作者以為這兩種情況顯與《莊子》書篇結構的變遷有着密切的關係。因而以為,如果沒有出現崔、向注的篇,可推論為崔、向二十七篇本沒有的篇,而這在司馬五十二篇本有之,就可循此管窺司馬注五十二篇本的原貌原容。這是武內義雄採用過的方法,作者這次研究調查進行得更細密更全面,即是把崔、向注和司馬彪注之間的差異作為綫索,以探研《莊子》五十

二篇的原型。而《莊子》書的原文也是判斷的根據之一。這樣，作者作了縝密的、細緻的、工程浩大的比勘、考校、科學分析、邏輯嚴論的工作，終於嘗試恢復了五十二篇的全部篇名。當然，這祇是恢復漢代所編定的《莊子》原貌的探索性成果，作者必仍將繼續鑽研前進，精益求精。而這是本書最主要的成績所在，終當推為作者長期辛苦研究所獲得的樸實可觀的學術成就，因而是難能可貴的。

除上述幾項主要成就外，書中到處勝義紛陳，在此無法枚舉，現約舉一二。如由《經典釋文》作為早期進入日本的漢籍之一，可管窺中日兩國圖書交流歷史，並促使和刻本的出現，對日本漢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又如陸德明撰《經典釋文》，採錄了漢魏及六朝的音切及訓詁總計達二百三十餘家，其《莊子音義》是由陸德明自注、諸家注及引用書三部分組成，除少數不屬於《莊子》專注的漢魏人之說外，主要採用的是六朝人的《莊子》專注，約略達一、二十家。這正是六朝時代盛倡玄學、因而《莊子》研究大盛的實際情況的反映，體現了時代精神。這些見解都是重要的。本書作者現正處於盛年，其成就已卓卓如此。今又受聘在日本的大學執教，知作者必將善于利用其良好的學術環境，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料，繼續精進，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將不斷有巨著問世，是可斷言的。

劉起釐

1996年10月于北京

自序

筆者研究《莊子音義》源于對宋刻本的研究。

雕版于大約七百至一千年以前的宋刻本，是我國乃至世界全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之一。盡管學術界對印刷術的產生年代尚有若干種不同的說法，雕版印刷術興盛于宋却是公認的事實。可是，由于年代久遠，傳世至今的宋刻本寥若晨星，即使在華夏大地，藏存的數量也很有限，無疑宋刻本已成了稀世珍寶。

由于正常的文化交流或其他非正常的歷史原因，海外一些地方也藏有若干宋刻本，日本便是引人注目的主要國家之一。因長期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的關係，筆者對日本在漢文古籍方面的研究、保存、管理及利用等一向懷有濃厚的興趣，多年來積極開展以流失在東瀛的宋刻本及其有關問題為中心的研究，隨着這一研究的深入，涉及的內容也越來越廣。

本書是在由日本伊藤漱平教授（前二松學舍大學校長）、池田知久教授（東京大學）等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原稿為日文，改寫時作了必要的刪節和補充。因撰于東瀛，涉及和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著較多。

全書共三章九節。第一章，從版本目錄學的角度考察《莊子音義》母體《經典釋文》的成書、校勘和雕版，探討若干種宋刻本《莊子音義》之間的異同及《莊子音義》和刻本等方面的問題；第二章，論述《莊子音義》所收諸家注、引書情況以及關於《莊子音義》敦煌殘卷的研究；第三章，試以《莊子音義》等資料探索《莊子》的成書、篇

數的變遷以及復原再編《莊子》五十二篇本。

筆者的意圖是通過研究《莊子音義》進一步深入考察《莊子》五十二篇本，但是由於歷史久遠，問題複雜，資料不足，再加上筆者的學術水平有限，論證不足或不妥之處在所難免。衷心希望有識之士給予批評指正。

最後，謹向熱情推薦本書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劉起鈺教授、向撥冗為本書揮毫題寫書名的伊藤漱平教授、向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種種方便條件的中華書局傅璇琮總編輯和哲學編輯室的各位先生致以衷心的謝忱。

一九九五年九月

筆者 于東京寓所

目 錄

序	劉起鈞	1
自序		6
第一章 《莊子音義》考察		1
第一節 《經典釋文》的成書、校勘、雕版及其流布流傳 ...		2
一 關於作者陸德明及《經典釋文》的成書年代		2
二 《經典釋文》的校勘、雕版、印刷時期質疑		5
三 《經典釋文·莊子音義》的流布流傳		17
四 小結		22
第二節 宋刻本《莊子音義》的異同		25
一 兩種宋刻《莊子音義》		26
二 續古本《南華真經》		35
三 天理本和北圖本的比較研究		35
四 小結		44
第三節 關於和刻本《莊子音義》		48
一 漢籍的東傳及和刻本的誕生		48
二 和刻本《莊子音義》的基本情況		58
三 《莊子音義》和刻本與宋刻本等的比較研究		60
四 小結		67
第二章 《莊子音義》衆生相		70
第一節 《莊子音義》中所見諸家注		70
一 主要施注者及他們的注		75

二	一般施注者及他們的注	78
三	關於諸家注若干問題的研究	83
四	小結	89
第二節	《莊子音義》中所見古籍	92
一	引用書書名	93
二	若干佚書的內容	95
三	關於引用書若干問題的研究	97
四	小結	101
第三節	關於敦煌本《莊子音義》	102
一	敦煌《音義》的基本情況	103
二	敦煌《音義》和陸氏《音義》的比較研究	114
三	關於徐邈《音義》	141
四	唐鈔本《經典釋文》卷第十四	144
五	小結	148
第三章	試以《莊子音義》探索《莊子》五十二篇本	151
第一節	《莊子》的成書及其思想影響	151
一	莊周其人	151
二	奇書《莊子》	154
三	《莊子》的影響	164
四	小結	169
第二節	試以《莊子音義》考察《莊子》書本的變遷	173
一	《莊子音義》提及的《莊子》書本	173
二	《莊子音義》提及的《莊子》諸篇及其內容等的 變遷	174
三	《經典釋文·序錄》等古籍中關於《莊子》篇結構 變化的記載和綫索	177
四	小結	186

第三節 試以《莊子音義》探索復原《莊子》五十二篇本 …	189
一 現行《莊子》各篇章中出現的崔向注和司馬注 ……	190
二 關於《莊子》五十二篇本原形的推定 ……………	220
三 關於《莊子》五十二篇本的再編構想 ……………	231
四 小結 ……………	234
結束語 ……………	237
宋刻本《莊子音義》校勘記 ……………	239
參考文獻 ……………	264
跋 …………… 伊藤漱平	286
後記 ……………	292
補記 ……………	293
再補記 ……………	294

第一章 《莊子音義》考察

《莊子音義》原屬《經典釋文》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卷，是陸德明根據郭象整理的《莊子》三十三篇本（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所作的注釋。

關於《經典釋文》全書的形成歷史及其流傳過程，由於年代久遠，素來多有不同說法。像當時問世的其他古籍一樣，最初也是以手抄本傳世，直到雕印技術逐漸興盛起來之後才得以雕版印行的。

《莊子音義》的主要歷史當然與《經典釋文》大致相同，不過由於它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脫離母體以《莊子》附刻本等形式單獨流布流傳的情況也不鮮見。從現存若干種實物來看，不同版別的《莊子音義》存在着內容方面的差異。僅就目前所知，我國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是存世至今的足本的最早刻本，而其中收錄的《莊子音義》（以下稱北圖本）以及日本奈良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刻本《莊子音義》（以下稱天理本）則是已知所在的兩種貴重古本。

《經典釋文》問世以後不久，即還是在唐代便已傳至日本，受到人們的歡迎。後來《莊子音義》單行本和《經典釋文》足本等都曾先後在日本雕印出版，為中國古代文化在日本的傳播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本章將參照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討《經典釋文》的成書、校勘和雕版歷史，分析現存宋刻《莊子音義》若干版別之間的差異，論述與和刻本《莊子音義》單行本、《經典釋文》足本誕生有關的若干問題。

第一節 《經典釋文》的成書、校勘、 雕版及其流布流傳

《經典釋文》收錄的內容有《序錄》一卷、《周易音義》一卷、《尚書音義》二卷、《毛詩音義》三卷、《周禮音義》二卷、《儀禮音義》一卷、《禮記音義》四卷、《春秋左氏音義》六卷、《春秋公羊音義》一卷、《春秋穀梁音義》一卷、《孝經音義》一卷、《論語音義》一卷、《老子道德經音義》一卷、《莊子音義》三卷、《爾雅音義》二卷。

錄道家的《老子》、《莊子》而不收儒家的《孟子》，可以說是《經典釋文》的重要特徵之一。後世有人批評這種作法似乎有背于儒家正統，實際上在北宋以前《孟子》并不列于經，而《老子》、《莊子》却自六朝以來備受士大夫階級推崇，因此《經典釋文》的編輯方法不僅是作者個人思想的體現，更是六朝隋唐時代學術思潮的反映。

一 關於作者陸德明及《經典釋文》的成書年代

《經典釋文》作者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關於他的生平事跡，《舊唐書》^①記載：

陸德明，蘇州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太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先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獨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

隋煬帝嗣位，以為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德明恥之……。

王世充平，太宗徵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

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為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

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束帛二百段。

《新唐書》^②記載：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閭。

隋煬帝擢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德明恥之……。

世充平，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

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

概括地說，陸氏有才學，曾歷仕陳、隋、唐三朝。南朝時任陳之左常侍、國子助教。隋煬帝時任秘書學士，升國子助教。唐初被秦王提拔為文學館學士，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

關於陸氏的生卒年代，兩《唐書》均未明確記載。按通常的說法為五五〇——六三〇年。如果按《舊唐書》“陳太建中……德明年始

弱冠……”之記載推算，陳太建共十四年（五六九——五八二年），其時德明當在二、三十歲前後。另外，《冊府元龜》卷第九七記載：“（貞觀）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嘆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疋。”由此可斷定陸氏卒年當在貞觀十六年（六四二年）以前。

陸氏在《序錄》（《經典釋文·序錄》，下同）中寫道：“余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由此可知該書始撰于“癸卯之歲”，不過陳至唐初有兩次“癸卯之歲”：第一次是在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年）。第二次則是在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年）。宋代李燾、清代桂馥^③等人曾將陸氏所指“癸卯”斷為後者，但據前引《冊府元龜》的記載，陸氏在貞觀十六年以前已經亡故，顯然貞觀十七年之說是不成立的。“癸卯之歲”當如《四庫全書總目》已指出並經錢大昕、吳承仕等^④進一步考定的在陳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五八三年）。可是該書完成于何時却又衆說紛紜，試舉例如下：

（1）“未入隋以前”（許宗彥、皮錫瑞、梁玉繩）。（2）“在陳時”（錢大昕、吳承仕）。（3）“五八三——五八九年”（林燾）。（4）“陳代已經寫完”（黃焯）。（5）“五八〇——五九〇年”（日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6）“至德中”（李致忠）。（7）“可能成於李唐之前，或入唐後加以修訂”（嚴靈峯）。（8）“唐初”（日本長澤規矩也）等^⑤。

以上諸說，大致可歸納為四類。（1）～（5）為第一類，各家說法雖然不一，所指年代却大體相同。（6）為第二類，所指涉及的年代最短。（7）為第三類，推測可能涉及的年代最長。（8）為第四類，作者僅在文章中提到“唐初陸德明作《經典釋文》”，並未展開討論。

從目前情況來看，持第一類論者居多，不過若細考其理由，似乎也存在一些疑點。試以林燾先生撰《陸德明的〈經典釋文〉》^⑥所述論據為例：“到隋代，經學的南北兩派已逐漸合一。如果陸德明在